



波德莱尔大遇险

② 哭泣的流泪湖·悲惨的作坊

[美国] 莱蒙尼·斯尼凯特 著 钟珏 王东风 译
译林出版社



波德莱尔大遇险

② 哭泣的流泪湖·悲惨的作坊

[美国]莱蒙尼·斯尼凯特 著 钟珏 王东风 译

THE WIDE WINDOW
THE MISERABLE MILL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哭泣的流泪湖;悲惨的作坊/(美)斯尼凯特(Snicket,L.)著;
钟钰,王东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4

(波德莱尔大遇险之二)

书名原文: The Wide Window; The Miserable Mill

ISBN 7-80657-527-8

I. ①哭... ②悲... II. ①斯... ②钟... ③王... III. 儿童
文学-长篇小说-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11920号

Copyright © 2002 by Lemony Snicket.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HarperCollins Children's Books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3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10-2001-098号

书 名 哭泣的流泪湖/悲惨的作坊
作 者 [美国]莱蒙尼·斯尼凯特
插 图 [美国]布莱特·赫尔奎斯特
译 者 钟 钰 王东风
责任编辑 张 遇
原文出版 HarperCollinsPublisher, 1999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47号(邮编210009)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165号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印 张 11.5
插 页 2
字 数 143千
版 次 2004年4月第1版 2004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527-8/I·394
定 价 12.3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献给贝雅特丽齐——

真希望你还好好的活着。

哭泣的流泪湖



第一章

在达摩克利斯^①码头，波家的三个孤儿正坐在自己的行李箱上。如果你还不认识他们，你可能还以为他们正准备去做一次令人激动的冒险旅行。你这么想也是很自然的事，因为这三个孩子刚刚才从无常号渡船上下来。这艘船载着他们渡过了流泪湖。从今以后，他们就要和约瑟芬姨妈一起生活了。对孩子们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和自己的姨妈生活在一起，那是最开心不过的事了。

你要是这么想，那就大错特错了。波家的维奥莉、克劳斯和萨妮是会经历一些非常刺激而且让人难以忘怀的事情，但是这些事情可不像你去算命或是去看驯野马表演那样刺激和难忘。他们的冒险经历之所以刺激和难忘，是因为那就像你半夜被狼人追得在一片长满荆棘的丛林狂奔，谁也救不了你。如果你喜欢看特别让人开心的故事，我很抱歉地告诉你，你很可能是看错书了，因为波家孤儿很少遇到什么开心事，他们的一生都很不幸，我都不忍心把他们的故事写出来。所以，要是你不想读一个充满不幸和悲伤的故事，你最好现在就放下这本书，因为我马上就要开始说这三个孩子的悲惨遭遇了。

“瞧我给你们带什么来了？”坡先生说。他手里拿着一只小纸袋，笑得嘴

① 达摩克利斯：希腊、罗马传说中人物，是叙拉古暴君迪奥尼休斯的谄臣。传说迪奥尼休斯在宴请达摩克利斯时，用一根细线把一把利剑悬在他的头顶，以表示大权在握者常朝不保夕，如利剑悬顶。



The Wide Window

巴都咧到了耳朵根，“薄荷糖！”坡先生是个银行家。三个孩子的爸爸妈妈死了之后，他就被指定负责照料他们的事务。坡先生是个好心人，但在这个世界上，光有好心还不够，特别是当你要让孩子们远离危险的时候。坡先生从三个小家伙出生起就认识他们，但一直都记不住他们对薄荷糖过敏。

“谢谢您，坡先生。”维奥莉说。她接过纸袋，向里面瞥了一眼。维奥莉像大多数十四岁的少年一样，很有礼貌，所以她不会对坡先生说，如果她吃了这些糖的话，就会全身长满麻疹，也就是全身都长满了小红疙瘩，会痒好几个小时。她没说出口的另一个原因是，现在她满脑子里都是自己的发明创造，根本没空去理坡先生。了解维奥莉的人都知道，当她把自己的头发用一根丝带扎起来，不让头发飘到眼前的时候，她的脑子里想的就尽是一些齿轮呀、杠杆呀这样一些发明创造所必需的东西，而她现在的头发就是扎起来的。这时候，她正想着如何改进无常号的引擎，好让它不再向灰蒙蒙的天空吐浓烟。

“你真好。”克劳斯说。他是三兄妹中的老二。他冲着坡先生一笑，心里在想，他只要舔一下薄荷糖，舌头就会立刻肿得说不出话来。克劳斯摘下眼镜，心想坡先生要是带来一本书或一份报纸该多好啊。他对书可以说是如饥似渴。他在自己八岁的生日会上知道自己对薄荷糖过敏后，就马上读完了爸爸妈妈所有关于过敏的书。甚至在四年后的今天，他仍能背出那些能使自己舌头肿大的化学方程式。

“塔拉！”波家最小的孩子萨妮尖叫起来。她还只是个小不点。和其他幼儿一样，她大部分的话都很难让人猜得透。她这样尖叫一声“塔拉！”可能是想说：“我从来没吃过薄荷糖，因为我担心我会像我的哥哥姐姐一样对它过敏。”但很难说她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她也有可能想说，“我真想能咬一口薄荷糖，因为我喜欢用我四颗尖尖的牙齿来咬东西。但如果会过敏，我可不干。”

坡先生说：“你们坐出租车去安维斯太太家，这些薄荷糖带在路上吃。”

他边说边用一条雪白的手帕捂住嘴咳嗽。他好像永远都在感冒。波家兄妹已经习惯听他边干咳喘气边说话了。咳完以后，坡先生又说：“她觉得很抱歉，不能到码头上来接你们。她说她害怕码头。”

“为什么她会害怕码头呢？”克劳斯问。他望了望周围木质的码头和帆船。

坡先生回答说：“凡是与流泪湖有关的东西，安维斯太太都害怕，但没说为什么。可能是和她丈夫的死有关吧。你们的姨妈约瑟芬，当然她不是你们的亲姨妈，她是你们二表姐的嫂嫂，但是她要你们叫她姨妈。她丈夫最近去世了，也许是在一次轮船事故中遇难的，可能是淹死的吧。去问她是怎么成遗孀的可不怎么礼貌。好了，我送你们上出租车吧。”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维奥莉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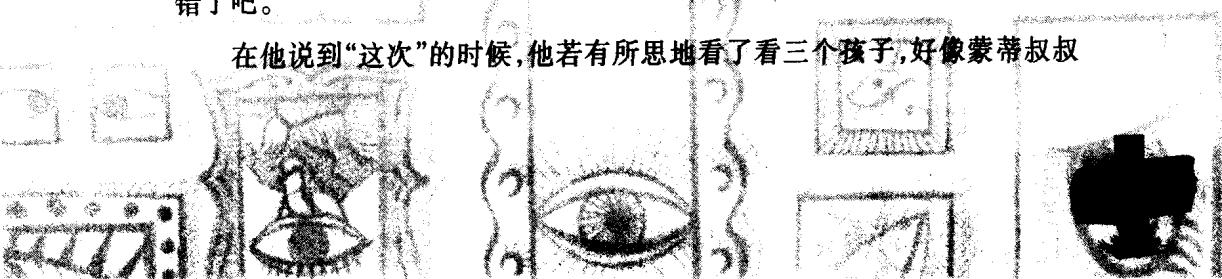
坡先生看着她，眉毛挑得高高的，说：“维奥莉，你真让我吃惊。你这个年龄的女孩应该知道，出租车就是载你去某个地方然后收钱的车。现在，拿起行李，我们到路边去。”

这时，克劳斯对维奥莉耳语：“‘遗孀’就是‘寡妇’的正式说法。”

“谢谢。”维奥莉也对克劳斯耳语了一声。她一手拿起行李箱，一手牵过萨妮。坡先生挥舞着手帕，示意一辆出租车停下来。很快，出租车司机就把他们的行李放进后车厢里，坡先生连忙着把三兄妹塞进车后座，对他们说：“我就在这和你们说再见了。银行已经上班了。我怕如果我和你们一起去你们的约瑟芬姨妈家，就什么事都做不了了。请转达我对她的问候。我会定期和她联系的。”说到这，他停下来，用手帕捂着嘴又咳了一阵才说：“我说，约瑟芬姨妈对家里一下子住进来三个孩子肯定会感到有些紧张，但我向她保证过你们三个都很乖。你们要保证作乖孩子。有什么问题就打电话给我，或者给我的银行发传真，就像你们以前做的那样。但我想这次应该不会再出什么差错了吧。”

在他说到“这次”的时候，他若有所思地看了看三个孩子，好像蒙蒂叔叔

哭泣的
流泪
湖



The Wide Window

的死都是他们的错似的。但孩子们想到马上就要见到他们的新监护人，都感到非常紧张，除了“再见”以外，别的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

“再见。”维奥莉说着把装薄荷糖的袋子放进口袋里。

“再见。”克劳斯说着最后看了一眼达摩克利斯码头。

“夫鲁！”萨妮叫了一声，就去啃车上安全带的扣子了。

坡先生回答说：“再见，祝你们好运。只要有可能，我会经常想你们的。”

他给了出租车司机一些钱，然后向孩子们挥手道别。车子离开了码头，上了一条铺满鹅卵石的灰色街道。街上有一间小杂货铺，前面摆着一桶桶酸橙和甜菜。一家叫“瞧！多合身！”的服饰店看起来正在装修。还有一家一眼望上去很可怕的餐厅，叫“紧张的皇冠”，窗子里挂着霓虹灯和气球。大部分商店都关着门，木门或者铁栅栏封住了那些店铺的门窗。

克劳斯说：“这个镇上的人不是很多，我本来还以为在这里能交些新朋友呢。”

“现在还没到时候，”出租车司机说。他长得很瘦，嘴里叼着一根细细的香烟。他正看着车里的后视镜和孩子们说话，“流泪湖镇是个度假胜地。天气好的时候人就多得不得了。但是现在，到处都是死气沉沉的，就好像我今早轧死的那只猫一样。要想交朋友，你得等到天气好一点。说到天气，贺曼台风还有一个星期左右就要到了。你们最好在家里存足食品。”

“湖上也会有台风？”克劳斯问，“我还以为只有在海上才有台风呢。”

司机说：“流泪湖这么大，什么没有？说老实话，我可有点害怕住在山上。风暴要是来了，就很难开车到镇上去了。”

维奥莉、克劳斯和萨妮向窗外看去，明白了司机说的“很难”的意思。车子转了一个弯，开到了一座很高很高的山的山顶，山顶上坑坑洼洼的。孩子们可以看到小镇在山下很远很远的地方。在一幢幢建筑中穿过的那条鹅卵石路像一条细细的灰蛇。达摩克利斯码头的小广场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像一个个小点儿。码头外就是流泪湖，墨黑的湖面其大无比，就像一头怪物站在

三个孤儿的面前，将它那巨大的阴影投在他们的身下。好一会儿，孩子们都呆呆地盯着那湖面，好像被这块巨大的墨迹催眠了一样。

克劳斯说：“这湖这么大，看起来这么深。我差不多明白了为什么约瑟芬姨妈那么怕它。”

“住在这里的那位夫人害怕这个湖？”司机问。

维奥莉答道：“是别人这么告诉我们的。”

出租车司机摇摇头，把车停住说：“那她怎么又受得了呢？真搞不懂。”

“你这话什么意思？”维奥莉问。

司机反问：“你好像没去过那间屋子？”

克劳斯回答说：“从来没有，我们以前从未见过约瑟芬姨妈。”

司机说：“如果你们的约瑟芬姨妈害怕的话，我真不敢相信她会住在这儿，住在那间屋子里。”

“你在说什么？”克劳斯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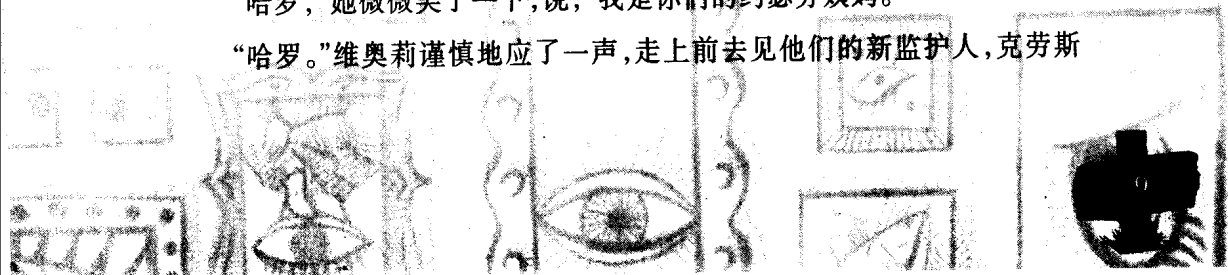
“你们自己看吧。”司机说着便下了车。

三个孩子朝屋子望去。刚开始，他们只看到一座四四方方的小房子。门是白色的，上面的油漆有些都掉了。看起来这房子比他们坐的出租车大不了多少。可当他们钻出车子走近一点的时候，却发现这间小房子只是一间坐落在山顶的屋子的一部分。屋子的其他部分也是由一大堆四四方方的小房子堆成的，像冰块一样一个一个地叠在一起。整个屋子就悬在悬崖边上，由一些长长的铁柱与山体相连。那些长长的铁柱看上去就像是蜘蛛的长腿。孩子们瞅着自己的新家，整个屋子就像拼命抓着小山一样。

司机把行李从后车厢拿出来，送到油漆剥落的白色门前，然后鸣笛一声以示道别，就开下山去了。门发出“啪嗒”一声轻响，开了。门背后站着一位面色苍白的女人，花白的头发高高地盘在头上，结成一个髻子。

“哈罗，”她微微一笑了一下，说，“我是你们的约瑟芬姨妈。”

“哈罗。”维奥莉谨慎地应了一声，走上前去见他们的新监护人，克劳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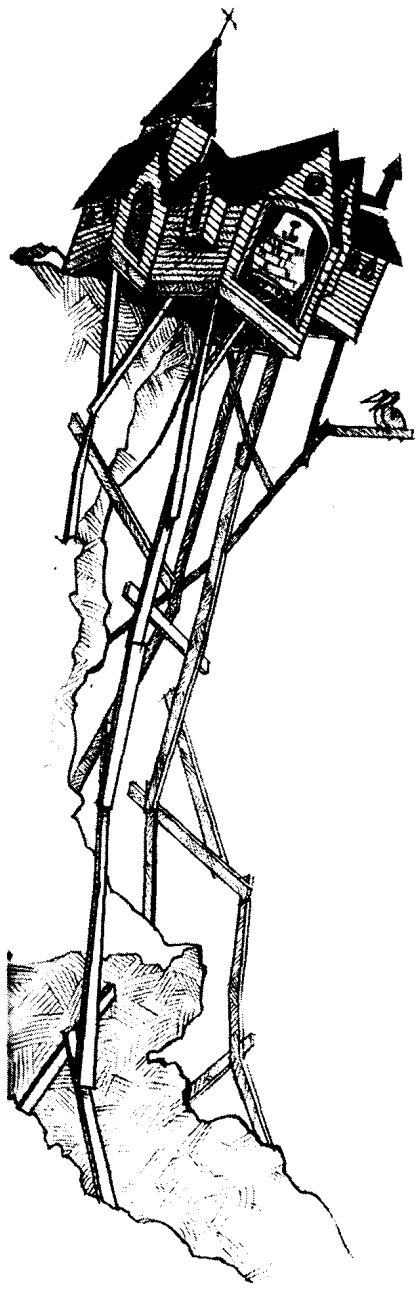


The Wide Window

跟在她后面，萨妮在最后。三个孩子的动作都很小心，生怕他们的重量会使屋子支撑不住掉下山崖。

他们忍不住好奇：一个这么害怕流泪湖的人怎么会住在这么一间好像随时都会掉到湖里去的屋子里呢？

第二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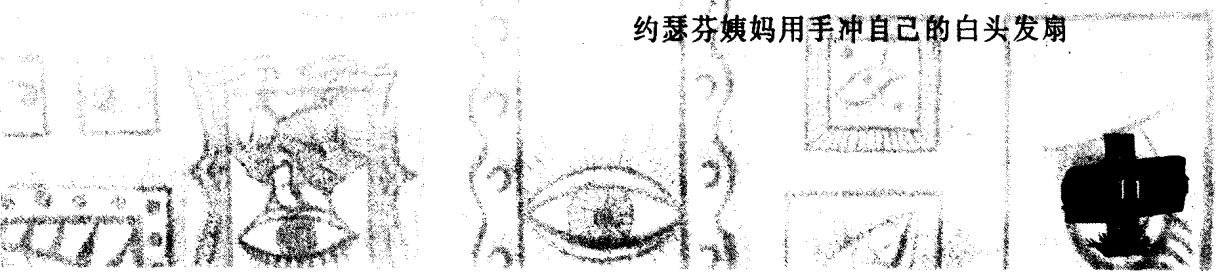
“这是取暖器。”约瑟芬姨妈说。她用一根苍白、瘦骨嶙峋的手指指着取暖器说，“请不要去碰它。你们在我家里可能会觉得非常冷。但我从不开取暖器，我害怕它会爆炸，所以这里的晚上经常都是很冷的。”

维奥莉和克劳斯很快地看了对方一眼，萨妮看着他们两个人。约瑟芬姨妈带着三个孩子参观他们的新家。到现在为止，她看起来好像害怕家里的一切。她害怕门前的地毯，说它会让人滑倒并摔断脖子。她害怕客厅里的沙发，说它随时会塌下去把人压扁。

“这是电话，”约瑟芬姨妈边指着电话边说，“你们只可以在紧急情况下用它，因为会触电。”

克劳斯说：“其实我读过许多关于电的书。我很肯定电话绝对安全。”

约瑟芬姨妈用手冲自己的白头发扇



The Wide Window

了扇，好像有什么东西掉在她头上一样，然后说：“你不能相信书上写的东西。”

维奥莉说：“我曾经用零件组装了一部电话机。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把电话机拆开，让您看看它是怎么工作的。这样您可能会放心一些。”

约瑟芬姨妈皱了皱眉头说：“我想不会。”

“得尔莫！”萨妮也要发表她的意见，可能是想说：“如果您喜欢的话，我可以咬一下电话机，让您知道它一点害处都没有。”

“得尔莫？”约瑟芬姨妈问。她弯腰从退色的花地毯上捡起一块绒布，又问，“‘得尔莫’是什么意思？她是在说外语吗？”

克劳斯把妹妹抱起来说：“萨妮还不能把话说得很顺。大多数时候都是说小孩子的话而已。”

“格拉！”萨妮尖叫起来，意思是说：“我反对你把它叫做小孩子的话。”

约瑟芬姨妈严厉地说：“我得教她标准英语。我肯定你们都需要在语法上下点工夫。难道你们不认为语法是生活中最大的乐趣吗？”

三个孩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维奥莉比较喜欢说发明是生活中最大的乐趣，克劳斯认为是阅读，而萨妮当然认为咬东西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事。对语法的感觉，就是对所有那些教你怎么写怎么说英语的法则的感觉，跟他们对香蕉面包的感觉一样，味道还可以，但别的就没什么了。但是，顶撞约瑟芬姨妈好像是件很粗鲁的事。

“是的，”维奥莉最后说，“我们一直都很喜欢语法。”

约瑟芬姨妈点点头，对他们微微地笑了一下说：“好了，我要带你们去你们的房间了。我们晚饭后再继续看房子。千万不要去碰那个门把。我一直害怕它会碎成几百万片，有一片会飞到眼睛里。”

三个孩子开始想这房子里任何一件东西自己可能都不能碰，但是他们还是对着约瑟芬姨妈微笑。他们推开木门，里面是一个灯光明亮的大房间，白白的墙面上什么东西都没有。一块没有花纹的蓝地毯铺在地上。房间里摆

着两张大号床。还有一张大号的童床，很显然是给萨妮的。每张床上都盖着没有花纹的蓝色床罩，床尾都放着一个大箱子，用来放东西。房间的另一边摆着一个很大的衣柜，给大家放衣服。有一个小窗子可以看到外面。屋里还堆着一堆锡罐，但看不出是用来干什么的。

“很抱歉，你们三个得共用一个房间，”约瑟芬姨妈说，“但是这间屋子不大。我尽量给你们所有想要的东西。我真希望你们住在这会舒舒服服的。”

“我肯定我们会住得很舒服的。非常谢谢您，约瑟芬姨妈。”维奥莉说着便把行李箱搬进了房间。

约瑟芬姨妈说：“在每个大箱子里都有一份给你们的礼物。”

礼物？三个孩子很长很长时间没有收到过礼物了。约瑟芬姨妈微笑着走向第一个箱子，打开它。“这是给维奥莉的，一个可爱的新洋娃娃，有许多的衣服可以给她换。”约瑟芬姨妈把手伸进箱子里，拿出一个塑料娃娃。娃娃的嘴小小的，眼睛大大的。“她是不是很可爱？她叫漂亮潘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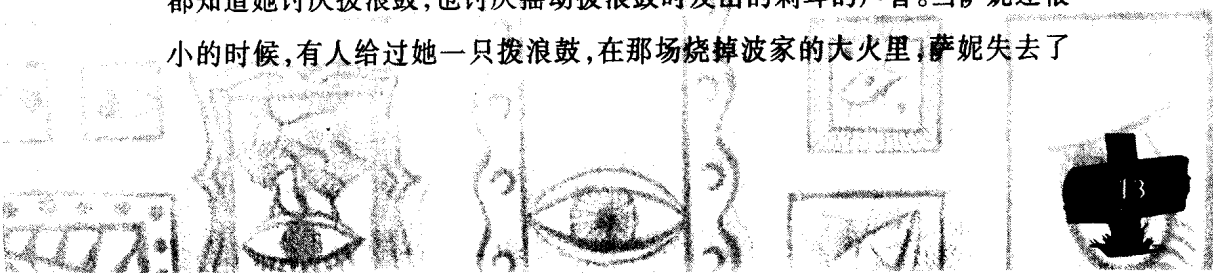
“喔，谢谢您。”维奥莉说。她已经十四岁了，早就过了玩洋娃娃的年纪。而且她从来就没有喜欢过洋娃娃。她挤出一丝笑容，从约瑟芬姨妈手里接过漂亮潘妮，拍了拍塑料娃娃的头。

约瑟芬姨妈接着说：“这是给克劳斯的，一个玩具火车。”她打开第二个箱子，拿出一个小火车。“你可以在房间那个空的角落里铺火车的轨道。”

“真好玩。”克劳斯说。他努力表现出很兴奋的样子，其实他从来都没有喜欢过玩具火车，因为需要花很多工夫才能把火车和轨道组合起来。组合完了以后，你得到的只是一个不停地绕着圈子开来开去的东西。

“这是给萨妮的。”约瑟芬姨妈说着把手伸进最小的箱子里，那个箱子放在童床的床尾。“一只拨浪鼓。萨妮，你看，一摇它就会发出响声。”

萨妮冲着约瑟芬姨妈笑了笑，四颗尖牙都露了出来。但她的姐姐和哥哥都知道她讨厌拨浪鼓，也讨厌摇动拨浪鼓时发出的刺耳的声音。当萨妮还很小的时候，有人给过她一只拨浪鼓，在那场烧掉波家的大火里，萨妮失去了



The Wide Window

许多玩具，她惟一没有觉得可惜的就是那只拨浪鼓。

维奥莉说：“您真是太好了，送给我们这些东西。”她很有礼貌，没有说这些东西都不是他们特别喜欢的。

约瑟芬姨妈说：“我很高兴你们到我这里来。我很喜欢语法。有你们三个这么乖的孩子来分享我对语法的热爱，我真是太兴奋了。好了，我给你们几分钟时间收拾好东西。然后我们就吃晚饭。待会见。”

“约瑟芬姨妈，那些罐头盒是干什么用的？”克劳斯问。

“那些罐头盒？当然是用来防贼的。”姨妈边回答边拍拍头顶的发髻。“你们一定也像我一样怕贼吧。所以每天晚上就把这些锡罐放在门背后。贼进来的时候，他们就会踢倒罐头，你们就会被吵醒。”

维奥莉问：“可我们醒了，发现一个恶狠狠的贼站在我们面前，那该怎么办呀？我宁愿贼进来的时候我没醒过来。”

约瑟芬姨妈立刻害怕得眼睛都睁得大大的。“一个恶狠狠的贼？”她重复地念叨着这个词。“一个恶狠狠的贼？为什么你要说一个恶狠狠的贼？我们现在已经够害怕的了，你还要让我们更害怕吗？”

“当然不是。”维奥莉结结巴巴地说，并没指出是约瑟芬姨妈自己挑起这个话题的。“很对不起。我不是想吓您。”

“我们别再说这个了，”约瑟芬姨妈说着紧张地看了看那些锡罐，好像现在就有一个贼踢倒了它们一样。“一会儿咱们餐桌上见。”

孩子们的新监护人关上了门。三个孩子听到她啪哒啪哒地走过走廊后才开始说话。

维奥莉把洋娃娃递给萨妮说：“萨妮可以要这个漂亮潘妮。我想这塑料够硬，可以让你咬个够。”

克劳斯则说：“维奥莉，这个玩具火车给你吧。也许你可以把引擎拆开，然后发明些什么东西。”

“可你就只能要一个拨浪鼓了，这好像不太公平。”维奥莉说。